

海外

华人

作家

散文

精选

故鄉是中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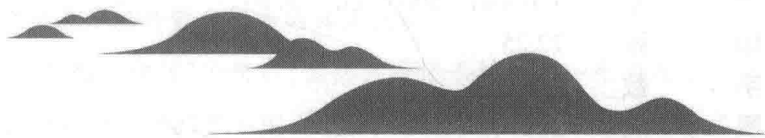
主編◎江嵐

◇ 江西高校出版社

故鄉是中國

主編◎江
嵐

——
海外華人作家散文精選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乡是中国:海外华人作家散文精选 / 江岚主编. — 南昌:
江西高校出版社, 2019.5

ISBN 978-7-5493-7901-9

I. ①故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世界—现代
IV. ①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39795 号

故乡是中国——海外华人作家散文精选

江岚 主编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责任编辑	邓玉琼 李建华 黄 楚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17295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 mm × 1000 mm 1/16
印 张	22.25
字 数	270 千字
版 次	2019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7901-9
定 价	4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8-128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-88513257)退换

序

散文，从先秦、唐宋到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，都曾经担负着“载道”重任，是中国文学传统的重要文体。新时期以来，随着小说、报告文学、影视文学的迅速崛起，散文在自我弱化中逐步退居国内文坛的边缘。但在海外华文的范畴中，由于海外作者们创作时间有限，与时下文学风潮接触较少，创作状态较少受到外界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，散文作者的群体、创作的数量都远高于其他文体。《故乡是中国——海外华人作家散文精选》经过一年间数次筛选，将 44 位华人作者的 50 篇散文佳作结集成书。作者们的旅居地遍及北美、欧洲和亚洲的 11 个国家，旨在借一个侧面，集成性地展示海外散文创作的真实现状。

“故乡是中国”的选题，诚然只是便于结集的一个切入点。然而故园家国从来都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母题，于漂洋过海移居异国的人们而言，更是牵连不断的血浓于水。相关内容的作品不仅在数量上要远远高于其他主题，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海外华人文学的一个必然标签。书中收录了赵淑侠、赵淑敏的佳作，这一对文学姐妹是海外文坛的宿将，从她们温润饱满的笔触间不难

见到清晰的时代烙印和前辈海外文学才女的特有文风,以及早期留学生文学乡愁抒写的独到之处。在她们姐妹而外,入选篇目的大部分作者都当归于“新移民作家”的队列之中。

他们大多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,趁着改革开放的潮头选择到海外发展并定居,是为“新移民”。和前辈海外作家们类似,他们的基础教育普遍在中国完成,专业背景各不相同,出国之前人生观已基本成型。在海外经历了思想观念与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变化,而生命之原初基因始终扎根在汉文化的土壤里。和前辈们不尽相同的地方在于,“新移民作家”们大多非文学科班出身。他们被自我经验驱动,自发的、半路出家的业余创作多是有感而发,有感才发。既没有功利心,便运笔自由,不受时下的文学风潮左右,同时也不大重视投稿。因此他们的作品便少见于国内主流纸媒,不容易为当代文学界,尤其是评论家们所关注。但坚持不懈在异国用母语写作的他们,是构筑海外华人文坛的基础力量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地位的不断提升,“新移民”作者们笔下游览、重返、怀念祖国故乡的文字已不限于“往来长恨阻归期”的无奈与怅惘,也不仅仅是“天涯方叹异乡身”的文化孤寂与焦虑,而呈现出更多对中国当代发展现状的观察、期待和祝愿,对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的生命体验和反思,对自身新文化身份的认同和观念的转变,以及继承、发扬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和高度自觉。

散文的创作,不仅需要包括“感兴”在内的形象思维能力,更需要反复审视、不断体味客观世界的逻辑思维能力。加上文体自身对文字符号系统的依赖,散文的艺术功能便被定位在“叙事”、“说理”加“抒情”之上,它的审美取向顺势成为凭借语言叙事和说

理所可能达到的,遣词造句的形象性、生动性以及条理清晰、叙说简练、表达流畅。当行文满足议论表述的准确性、记事的真实性和抒情的丰富性三者归一的要求,做到要言不烦而言之有物,散文的“美”便成立了——或者说,非如此不足以成立。这也是此书编选过程中在数百篇来稿间决定最终取舍的标准。

无论是以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文学理论来衡量,还是用雅典时期杰出的散文家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作品来参照,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原始素材往往是模糊的半成品,必须经过创作者的主体审美过滤与艺术加工,才会呈现出文学性的光芒。整体上来看,海外华人作者的散文水平参差不齐,自生自发的群体创作状态存在一些先天的局限性。比如完整纪实之余议论不够充分,真情感发之余缺乏昂扬的个性,明显存在主旨趋同、表现手法陈袭的倾向,文字上的瑕疵也时有所见。

入选本书的篇目虽未见得能充分呈现海外华人散文的较高水平,但它们的作者的确是眼下活跃在海外华文文坛上的佼佼者,都有多年的创作积累,其中不少作者先后多次在全球华人散文大赛中获奖。携带着汉语言文化传统深刻的烙印,他们立足于跨文化的交叉点上看待祖国与世界、自己与众生,内容不脱离现实生活,也没有陷入“原生态”的陷阱;行文间情感自然饱满,又不夸大不炫示,也不缺乏从个体的生命经验出发的思考与体悟。换言之,他们并未受到今天充斥于报刊媒体的碎片化、低俗化的快餐性文字的影响,只用自然之手写自由之心,从而坚守住了散文的文体审美底线。

傅抱石先生曾言:“欲得文艺之高境,当一手伸向传统,一手伸向生活。”将生活的现象、经验或状态置于更宏阔的社会生活中

去拷问,更丰满的文化语境中去提炼,然后以一种更从容、更冷静、更客观的姿态,突破狭隘的“私人叙事”框架,超越个体经验的局限和文化差异的表象,到更深广的场域中展现情感的体积、精神的重量,这值得每一位具有进取心与基本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去探求、去挖掘,这也是“新移民”散文创作真正具有张力,真正能标注出自身独特价值的发展空间。

感谢江西高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,感谢此书诸位编委的辛劳。

是为序。

江 岚

2018年11月8日于邕城碧园

目录

- 迷断太仓汉堡客 / 谭绿屏 / 1
- 故园之恋三部曲 / 夏青青 / 6
- 兵马俑奇缘 / 子初 / 23
- 关东情深 / 缪玉 / 31
- 故乡幽兰 / 丘彦明 / 37
- 邯郸印象 / 林楠 / 46
- 哈尔滨记忆 / 陆蔚青 / 53
- 再上镜泊湖 / 陆蔚青 / 62
- 眺望深圳 / 陆蔚青 / 67
- 祖国,当我再次走近你 / 文章 / 73
- 小沪人家及其岁月 / 宇秀 / 81
- 我心底的那片盛夏骄阳 / 百草园 / 84
- 我的祖先吃什么 / 蔡维忠 / 90
- 台山洋楼走笔 / 陈灿富 / 96
- 再回长安 / 陈瑞琳 / 104
- 家乡,每年不一样 / 春阳 / 111
- 大理忆旧 / 董晶 / 119
- 城里的月光照不到乡村的田野 / 二湘 / 125
- 风流温州 / 顾月华 / 130
- 一条路 / 海云 / 137
- 香草斋前诵杨花 / 江岚 / 144

回家的高铁,再见的南京 / 凌岚 / 150
在上海 / 凌珊 / 155
成都掠影 / 刘新宪 / 171
露从今夜白 / 南希 / 180
路 / 虔谦 / 191
过年的况味 / 秋尘 / 197
访八闽大地上的华夏第一人 / 秋尘 / 203
西安,那些秋雨淅沥的日子 / 阙维杭 / 210
记忆里的一座城 / 舒怡然 / 222
记忆中的三坊七巷 / 施雨 / 227
感受故乡 / 宋晓亮 / 234
走一趟云的故乡 / 吴玲瑶 / 240
福建:历史文化的榕树 / 夏维东 / 246
橘子洲头怀屈原 / 夏维东 / 258
源远流长 / 张棠 / 264
温州情怀 / 张棠 / 268
印象杨家界 / 张宗子 / 273
《松花江的浪》:以文学挑起历史的担子 / 赵淑敏 / 277
松花江畔有我家 / 赵淑侠 / 287
穿行上海街头 / 张奥列 / 295
山泉湖河城 / 庄雨 / 301
到永城去 / 方丽娜 / 311
鼓岭——古岭 / 林祁 / 318
那个曾有钟楼的地方 / 弥生 / 324
重返什刹海 / 解英 / 332
挥春,游子红色的梦 / 朱颂瑜 / 340
棠棣花迟 / 邹璐 / 344

谭绿屏

德国知名华人艺术家，新移民文学早期知名作家。

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欧洲理事，德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。绘画和文学作品曾多次获奖。

迷断太仓汉堡客

太仓，对于出生和成长在南京的我，只闻其名而并不见其实。总以为太仓徒有华贵地名，其实不过乡野村镇而已。直到近年，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我，在德国出人意外地常读到有关太仓的种种报道，才知道越来越多德国公司去太仓“插队落户”，太仓几乎变成了德国企业的“东方根据地”！啊，奇异的太仓，谜一般的太仓！2011年12月4日，我和欧美作家一行八人入“仓”了，我得以有幸一解久存心中的“仓谜”。

太仓城内，没有富裕之地通常具有的人声喧哗，没有嘈杂的竞拍叫卖，没有流窜街头的游手好闲者。一切显得那么安静有序、不骄不躁，堪比德国许多美丽静谧的小城。难怪太仓会被众多德国企业相中，投资建立起德国人理想中的“第二故乡”。

太仓港口尚在扩建中，近看很像我在德国的家附近的汉堡港。似乎哪天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来到汉堡，我就可以在家门口上船直接到达太仓，随时随地领略纵横古今的中国传统文化了！

观访太仓的郑和纪念馆使我们豁然开朗。15世纪初，正值明朝永乐盛世，中国国势日趋强盛，远远超越当时的很多国家。郑和（1371—1433）扬帆

起航的太仓港,即为其时最大的国际港口之一。仪表堂堂、才智过人的郑和统率海船 200 余艘、船员 2 万多人,远航西太平洋、印度洋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(1405—1433),明代海洋文明的发展达到中国历史的最高峰。可叹的是,紧接的闭关锁国铸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遗憾。俱往矣,21 世纪的今天,世界走过动荡战乱、改革求新,中国走过郑和下西洋之后的几个世纪,富强起来的中华民族正在重新发扬儒家思想、借鉴古训,力求建立“同享太平之福”的天下格局。

世界当代著名物理学家、“东方居里夫人”吴健雄(1912—1997)的墓园,合葬着与之同为华裔美国物理学家的丈夫袁家骝(1912—2003)。墓园傍依于浏河镇她父亲创办的明德高级中学紫薇阁,此处青松翠柏、花木环抱。吴健雄诞生于浏河,小名紫薇。她父亲亲手栽种的紫薇树已有百年高龄,葱茏披戴。墓园外围圆形石砌水池中有一双巨大的石球,球顶高低不等,漫涌着淘淘流水,两球呈互反的方向被水流推动翻滚。石球代表她 β 衰变实验中两个左右对称的钴核子,水流代表 β 衰变过程中其实并不对称的电子分布,揭示并纪念这位出类拔萃的物理学家“宇称不守恒定律”的实验原理。而在我眼中,石球和水流天高地远,象征着生命的自强不息、永无止境。

被誉为“东南十八乡、沙溪第一乡”的沙溪古镇享有 1300 多年历史。在各地横扫性的大拆迁中,沙溪古镇依然保留着完好的明清传统建筑群。经过改善民生,以及力保原汁原味良策下的旧房改造、修复开发,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三里古街古朴沧桑、修旧如旧。石坊、牌楼、门市、民居,处处是我们童幼时期五六十年代记忆的再现。

穿越古风伟岸的三门四柱石牌坊,拓宽的古街陈列着一批真人般大小的市井人物铜塑像,他们补着锅,修着鞋,磨着刀,拉着黄包车,挑担卖馄饨,给小男孩打油。我联想到汉堡久负盛名的城市代表雕像——一尊肩担

水桶的挑水夫，挑水是 19 世纪中叶消亡的职业，挑水夫也绝对是位市井小民。汉堡、太仓两地心有灵犀般地共同记录了已经逝去或正在凋零的历史陈迹，共同寓意着人类社会的平等尊严，不论职位高低。

街旁挂牌的补锅手艺人恰巧正在埋头补锅，这个画面令我怦然心动——小时候他常来我家院落，妈妈请他给烧坏了的锅打补丁或者换锅底。一个盛夏的中午他又来了，妈妈交给他一口烧坏了的大号钢精锅请他换底。看着他汗流浹背的辛苦模样，我回家三口两口吃完饭，就拿了把大葵扇、端了个小板凳坐在他旁边，一边为他摇扇，一边瞧他补锅。他侧脸看了我一眼，那眼中的温和至今还在眼前。

明末文学家、社会活动家张溥（1602—1641）故居被修复为“张溥博物馆”，并对外开放。空旷幽深的明代“尚书府第”建筑保留完善，高宅大院内似乎可听闻当年张溥广交天下学士延及朝廷官宦结“复社”（初始于 1624）、评时政，大义凛然、忧国忧民的鼎沸人声。我高中时在课本上读过张溥执笔的《五人墓碑记》（1626），压轴于明代精选的散文教材《古文观止》（1695）。那篇文章字字珠玑、铿锵有力，像洪钟大吕般震撼人寰。素以为是“老学究”的力作，不承想作者时年仅二十出头。从来没注意过张溥是哪里人，进入太仓才知道，张溥原来是太仓人。

惊异中见到沙溪古镇老街有家叫“梅村客栈”的兼住宿餐馆。“梅村”之名旨在纠正 300 多年来的偏见，重看明末清初杰出的太仓诗人吴梅村（1609—1672）。他是张溥的门生，“复社”骨干，娄东诗派的开创者。他遗诗千余，独有千秋，殊显气势恢宏、表彰忠良、抵制暴虐，成就独巡清代以史实入诗的宏幅巨篇。然而，此处令我惊愕且无处可逃，亦因另外一根敏感神经被牵引。

我外婆家在无锡市乡下，也叫“梅村”。进入“梅村客栈”竟然好像梦游外婆家，外婆家的摆设这里几乎一应俱全，只差外婆坐在太师椅上念佛。外

婆家早已烟消云散，我默默悼念，追忆那无处可寻的断肠乡情。

沉迷于漫步，我发现不少人家闭门之锁竟然统统系老旧的木门穿上老旧的铁环，套上老旧的锁。能不怀疑这把老锁是否管用？看起来我徒手都能拧下来的小小扣锁上还刻着“吉神”二字。沙溪古镇真的是吉神管太平，太平胜过了我在汉堡的家。我在汉堡的家不久前还有小偷光顾寻外快，而沙溪古镇的自行车、摩托车都可以不上锁。

不曾见任何虚张声势的标语口号，也没有汉堡烦人的恶作剧般的满墙满窗的涂鸦乱画，无愧于“中国历史文化名镇”的称号。沉静、理智，小桥流水、枕河人家神话般古朴幽眇。那日正是“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”，诗情画意、影影绰绰，虽演不成曲水流觞，然七浦河边江南民间现代诗歌馆请我们留言，我也兴笔写下“沙沉诗出歌满溪”。

远眺窗外美景，筑起一幕遐想：来生我的画室坐落在太仓古街的河畔，推开画桌旁雕花的古雅木窗，现实中墨趣绮丽的石桥亭台婉约迎面。源起太仓的“江南丝竹”二胡、琵琶悠扬回响，雾色中有人垂钓，雨水中有撑船，草坪上有人习武，阳光下孩子上学。而这“中国长寿之乡”的老人们正在摩拳擦掌、对弈上阵，铺纸磨墨、挥毫书画。

我们品饮了太仓人自酿的坛装酒舥山红，此极品黄酒取自太仓的别称舥山。太仓有江、河、湖、海交汇中的源头活水，特产“太仓三宝”——鲋鱼、刀鱼、河豚。美味诱人的红烧排骨、手工小点心，堪比德国的烤猪肘、杏仁糖，还可作礼品捎带。太仓的美食融合了东西南北的精华，贴心难忘。

出神入化的太仓“天工艺术馆”，其命名来自明朝一部综合技术的百科全书《天工开物》（1637）。无数优秀建筑因“天工艺术馆”拔地而起。而在金融危机、欧债困局长期冲击下的德国乃至欧洲，久已难有新的大型艺术作品问世。汉堡不少画廊在画家的叹息声中相继关门大吉。占主流地位的现代艺术往往停留在有限的精神层面。反之，中国的传统艺术作为国粹成为

全体国民的骄傲，中国的艺术家正持久走在盛唐以来登峰造极的艺术辉煌时代，他们是当今世界最幸运的艺术群体。

我们的汽车奔驰在宽阔整洁的大街上，车窗外常见德国的国旗一闪而过，不由得感受到一种特别亲切的心情。然而另一股生于斯长于斯、主人般的自豪感，也同时在心底油然而起、再升起，直至热泪盈眶。

夏青青

旅德华人。在德国接受中学教育，慕尼黑大学经济学硕士，现在德国媒体从事专业咨询工作。作品以散文为主，散见于欧洲华文报刊。散文集《天涯芳草青青》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。

故园之恋三部曲

一、毛毛草和太阳花

从小生长在华北平原的一个小乡村，可是离开家乡在欧洲的大都市生活快三十年了，在异国他乡，我时时关注故乡，关注改革开放的大潮给农村带来的变化。听说儿时伙伴纷纷“跳出农门”，在县城、市里（省会）落脚，买房买车，不胜欣喜。欣喜之余，却也暗问故乡是否无恙。如此一想，便不敢迈开归乡的脚步。

离开的时间愈久，思念愈浓，归乡的脚步愈加沉重。无数次辗转反侧，终于在去年暑假，下定决心踏上归程。行前心中忐忑，不知道等待我的故乡是什么模样。

在约好的日子，住在市区的堂弟开车来接我们，一进村口，最先看到毛毛草。毛毛草就是狗尾巴草。一丛丛毛毛草，时断时续地出现在大街两旁。来不及细看，车子已经向叔叔的新家开去。那是一片新盖的住宅区，进门打个招呼，寒暄两句，便匆忙去探访故居。

走近故居所在的小巷，一片绿色晃眼而来。一棵棵毛毛草，在空旷的小巷里随风摇曳。小巷中很久没有人走动，或许是微风，或许是小鸟，把毛毛

草的种子撒落在此,于是小巷中长起毛毛草。不是茂密的一丛丛,而是低矮的一棵棵。一棵毛毛草只有三四片叶子,太小了吧。看不见茸茸的绿毛。小小的毛毛草随意地生长在小巷,没有勾肩搭背地长成一片,而是和伙伴们略微保持距离。但是远远望去,疏淡的毛毛草给小巷穿上一层绿衣。

站在小巷入口,注视微风中的毛毛草,轻轻抚摸故居斑驳的墙壁,被岁月模糊的童年恍然走来,一棵棵低矮的毛毛草那是一个个小小的脚印,一个个小小的身子留下的小小的脚印。抬头看去,一个小小的身影端着一大盆猪食走出门来,走两步,放下歇一歇,走走停停,一步步走往小巷深处。注目小巷尽头,那个小小的身影张开双臂抱着一大捧棉花秸走过来,棉花秸挡住了正前方的视线,小小的头偏过来伸长脖子从侧面看向前方。眨眨眼,那个小小的身影背着书包走出来,不,不是书包,是一个农村很少见的箱子。很多人簇拥着那小小的身影走向停在大街上的一辆汽车,然后汽车开走了,载着箱子,载着身影,远走了。

身影远去,人群散去,小巷中只留下一个个小小的脚印,随着小小的毛毛草在风中起伏。我站在巷口,凝视一棵棵毛毛草,凝视绿色的小巷,良久不敢迈步。

在故居流连再流连,终于转身走出绿色的小巷,来到大街上,入目的又是毛毛草,长在大街两旁。一两尺高的毛毛草,碧绿的草叶,茸茸的毛毛,一丛丛沿着大街两边延伸下去,仿佛两条绿色丝绦从大街的肩头披落。记得上次回老家,看到村中的主要干道铺过柏油硬化了,显得干净宽阔。现在柏油路上却长起毛毛草,心中惊讶,询问堂弟。堂弟告诉我,壮劳力都到城市打工去了,街道没人清理打扫,路旁堆积垃圾,或者就近在路边种点蔬菜,年长日久逐渐长起各种杂草,最多的就是毛毛草。

我们默然前行,空旷的大街上不见人影,只有路边的毛毛草张开手臂在欢迎我。茫然地走下去,走下去……

走下去，坑坑洼洼的街道热热闹闹。午饭时间，一缕缕炊烟升空飘散。放学了，一群孩子在街上你追我赶。“某某，回家吃饭了！”远远地有人在喊贪玩的孩子回家。嗖，一个身影猛然超速向家中跑去，差点撞到我，身后微微扬起尘土。“汪，汪！”路边的大门里一条大黄狗向我跑来。打个激灵，怎么，狗要咬我？哦，不，这是一个老同学家的狗，认出我，在叫我进去呢。随着狗叫声走出门来的老同学，惊喜地叫着我的名字：“你回来了！快进来吧。今儿个晌午吃饴饴，记得你喜欢，赶紧进来，就要下锅了。”我笑着抬腿迈步。“姐姐，你上哪儿呀？门锁着呢，没人！”堂弟扯住我说。没人？的确，街门上横着一把铁锁。

继续走下去，走下去，转过街角，同样是空阔的街道，只是风向改变，一丛丛毛毛草转向他方，离我而去，绿色的身影渐渐隐没在目不可及的远方。

“往回走吧，这里没什么人了。就是有人，现在也不在家。”堂弟提醒我，“往回走吧，到当年的村外，现在的新住宅区看看。”新住宅区很漂亮，一栋栋两层小楼，红砖院墙，高高的台阶，气派的大门，几乎家家如此。

“这不是堂兄的家嘛，我们去看看。”看到一栋大门虚掩的小楼，认出是一个堂兄的家，我敲敲门环推门进去。高高的砖墙围着幽静的院落，整齐的青砖铺地，不像过去一样在院子里养鸡，因而显得特别干净。听到有人进来，堂兄堂嫂迎出来。来到屋里坐下，看着兄嫂满足的笑容，不用细问也可知道他们生活幸福美满。

聊了一会儿，走出屋来在院子里合影。取景时，看到角落里一棵青枝绿叶的葡萄树，葡萄树前是一丛花圃，花圃里一种似曾相识的植物吸引了我的目光。长得不高，单层花瓣，嫩黄的花心，艳黄的花蕊，衬着暗红的花梗，肥厚细长的叶子。红色、紫色、黄色、橙色的花朵，不甚大，不名贵，却色彩艳丽，透着勃勃生气。这不是过去常常采来喂猪的一种野菜马齿苋嘛。难道马齿苋也会开花？看到我吃惊的样子，堂嫂笑着说：“这可不是马齿苋，叶子比